孩子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五卷

孩子們

趙景深譯　錢君匋裝幀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柴霍甫論

美國　費爾普司(W. L. Phelps)作

柴霍甫與普希金，李門托夫，倍林斯基和迦爾洵一樣，死時很年輕，雖然他寫了許多戲劇和短篇小說，使他在俄國有很高的聲譽，但他在生時卻不曾得到國際上的光榮。這一小半由於他的作品的性質，一大半實由於高爾基的盛名掩蓋了一切同時代的作家。現在卻顯出柴霍甫柔和而又謙遜的藝術比別人的聲譽更能持久。高爾基自己也常想幫助柴霍甫的聲名的永久，爲他的亡友印了一卷個人的回想錄。

柴霍甫與哥郭里和阿志巴綏夫一樣，也是南方人，生在泰甘廬，這地方是黑海灣的海岸，靠近頓河口。他的生日是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他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的農奴，他一預先想到要做生意，很早的便贖回他自己的自由。雖然父親自己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他

卻使他的四個孩子都讀書。柴霍甫在本城的希臘學校裏攻讀，後來進了莫斯科大學的醫科。他說：『我不記得爲什麼要選醫科，但既選以後，也不懊悔。』他得了學位，但卻沒有按時實習。他在莫斯科附近一個小城的醫院裏工作，一八九二年他爲霍亂症服務。他分析他所醫治的各種病人的性格，於他很有幫助，他那科學的訓練對於他寫短篇小說和戲劇很有益處，尤其是心理的研究。

他知道他自己的命不長，因爲他眞正以文學爲職業的時候，他的肺病已經很明顯了。他在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死於德國，他在莫斯科的葬儀算是國家的大典。

柴霍甫是個很會說話的人，並且喜歡社會；他的短篇小說雖是非常陰森，但他卻有詼諧的天才，在宴會席上或是社交團體上有了他就可以滿室生春。他臨死時都還很自然的諧謔。他心慈而且溫厚，喜歡拿錢送給窮學生和工作過度的小學教員。他天賦謙遜的脾氣，自己常不敢斷言，所以不大爲他自己宣傳，他起初因不喜歡托爾斯泰的見解因而阻礙了他與這位老聖人的認識。後來托爾斯泰對他非常感到興味，把他找了出來，於

是這兩個作家便成了朋友。這時許多俄國人都相信柴霍甫是托爾斯泰聲譽的嫡派繼承者。

一八七九年柴霍甫尙在莫斯科大學時卽已寫短篇小說，多少都帶點幽默，刊在報上。他的第一本書出版於一八八七。有幾個批評家警告他，他接受了他們的意思。他們說：『這樣一個有天才的青年耗費了他一切的光陰，只是使人發笑，未免太可惜了。』這種間接的忠告，加以年齡漸長，疾病初起，便改變了這位作家的觀察，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都顯出俄國人的極度的悲哀。

他在俄國非常出風頭。克魯泡特金說他的作品可以賣到十版到十四版，他的作品如果在週刊雜誌裏附送，一年可以銷掉二十萬。他在將死時，他的作品抓住了德國人的心，德國人那時已經看厭了王爾德，所以有一個德國的報紙文學家甚至這樣喊道：『無窮無盡的柴霍甫呀！』(Chehov und kein ende!)

柴霍甫與高爾基和安特列夫一樣，是小說家兼戲劇家的，雖然他的戲劇現在纔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爲國外所知。他的戲劇也很像高爾基和安特列夫的作品，因此差不多一切俄國的戲劇家，所作的戲劇都是不講究形式的，沒有眞實動作的；但他的戲劇裏有幾個俄國人很好的寫照，還有他對於俄國國民性最精細的解釋。俄國的戲劇簡直不能與俄國的小說同日而語：除了巡按以外，我從來不曾見過構造得很好的俄國戲劇。在一個外國人看起來，大半都是沈悶的，使他寒冷而且疲倦。巴林在他的俄國文學的界石裏有一章論柴霍甫的戲劇，論得很好，將外國人研究俄國戲劇的困難解釋了一部分。但是這一章與他書中別的部分差不多，都有些言過其實。他說：『柴霍甫的戲劇讀來與任何頭等小說家的作品一樣的有趣。』同節還有幾句話說：『柴霍甫的戲劇在舞臺上演起來比看他的書要有趣到一千倍。』如果有人相信了巴林的話，讀起柴霍甫的戲劇來，相信這些戲劇是與婀娜小史一樣的有興趣，一定會要大大的失望。如果在舞臺上他的戲劇比看婀娜小史要有趣到一千倍，這作品一定是很可驚人的了。這倒是完全實在的，一個外國人不能專看寫的字就斷定俄國戲劇的眞價值。我們應該看俄國人表演這些戲劇。那位神妙的女

優顧米莎細芙絲卡芽（Komisarzhevskaya）夫人演櫻桃園時曾經轟動了全國，她最近逝世，竟有一大羣俄國人哭泣着送殯。南義摩娃（Nazimova）夫人說過，柴霍甫是她所最愛的作家，但他的戲劇在美國是不能成功的，除非每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部分，都由一個著名的優伶解釋出來，纔可以使人感到興味。

柴霍甫是十足的俄國人：只有俄國人纔可以刻畫出這樣的人物，也只有俄國人纔可以寫出這樣的對話。我們常奇怪俄國書中不大提起運動的練習。但我們應該記住，俄國人的談話就是他們練習運動最激烈的方式，猶之法蘭西人和意大利人一樣。柴霍甫是屬於我們的時代，代表現代的俄羅斯的，他在俄國小說佔有很高的地位，他的藝術方法都是遵守着師承的。他也許像屠格涅甫比像任何前輩都要甚些，但他也只是稍有些像罷了。他喜歡屠格涅甫藝術的細膩和崇高。他時常將完全的眞實和完全的幻想混合在一起，這是他像哥郭里的地方：他的最好小說中的一篇黑衣僧彷彿是外套和照片的作者寫的。他喜歡杜思退益夫斯基下層社會的描寫；但他很少杜思退益夫斯基燃燒着

的同情和心力。他一點也不像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作品的兩大特色——自己表現和倫理教訓——是柴霍甫所不相容的。因爲他的小說差不多一點也沒有將他自己和他的意見告訴我們，一點教訓也沒有。他的藝術是非個人的，他只以診斷爲滿足。他與托爾斯泰唯一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都喜歡作瑣細的描寫，這是一切俄國寫實主義小說家的共通之點。托爾斯泰說柴霍甫像莫泊桑。這簡直相差太遠。他像莫泊桑的地方，只是兩個人都會寫短篇小說罷了。

在現代作家中柴霍甫與他的朋友高爾基相差得很遠，與安特列夫則很相像。也許安特列夫跟他學了一點東西去罷。柴霍甫與安特列夫都研究心理的疾病，這是與屠格涅甫不同的。他們最好的人物都是變態的；他們的心中爲命運所感染，以致大好地土成爲不毛荒山，偉麗的殿堂付之一炬，化成汚穢的煙雲。柴霍甫和安特列夫都不想舉起那置住俄國小說的失望的棺罩。

正如希臘戲曲的嚴肅和智慧的美成爲雅典生活的最高文化一樣，像柴霍甫這樣

作家的成功很可以證明有許多眞能領略的讀者散佈在神聖的俄羅斯。柴霍甫的短篇小說是非常智慧而又精細的。他的短篇小說只訴之於理智，不訴之於熱情或是任何種情感。有許多是沒有頂點的，發生各種的藝術效果。幾百萬喜歡音樂喜劇和揑造的歷史故事的美國人當然不會了解他的。他只是寫給特選的人看，寫給那些超出於傳統的文化習慣的人看。像這樣一個人，居然能夠與美國通俗戲劇家一樣的受人歡迎，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們只要看柴霍甫怎樣分析俄國人的氣質，就可知道柴霍甫在俄國文學的穩固地位和他與屠格涅甫相似的地方。他的判斷完全與屠格涅甫和顯克微支的一樣——『不生產的斯拉夫人』(Slave improductivité)大半他的主要人物都是羅亭型的。他們因了心緒不快的願望，以致受了內的損害。在他的短篇小說途上裏，主人公說道：『大自然使得每一個俄國人有一個疑問的心，推想的趨勢以及信仰的容受；但因我們的無遠慮，懶惰，以及瑣細的幻想，一切這些便都化爲塵土了。』

寫這句話的小說家不但是個文學家，也是個醫生。這是他對於國家的心病下以職業的診斷。

有些人以爲屠格涅甫已是過去的人物，這實是耳食的荒誕之談，我們要知道，他的話還有一個一九〇四年逝世的俄國人微弱的回響呢。希望永遠在人們的胸中跳躍，願望時常是合法的思想之父。我的朋友和同事，櫻桃園的譯者滿代爾（Mandell）說這戲劇是指示無用的人已經死去，『因此留出地位給更新的後輩，他們充滿了希望和力，替俄國人造一座結果的俄國櫻桃園……對於實現的希望是很光明的。但幾時纔可以實現呢？讓我們希望最近的將來罷！』是的，讓我們希望罷，如同俄國人在一八七〇年和一九〇〇年所希望的一樣。克魯泡特金說柴霍甫是向舊時代告了一個『印象深刻的離別辭，』我們現在已是在『生命已經發苗的新型』的前夜了。高爾基猛烈的反對沒有決心的斯拉夫人。阿志巴綏夫給我們裘宜（Jurii）算作確是如此的俄國人。又給我們莎寧算作應該如此的俄國人。但這種病將成爲固執的病，不能用希望或是反抗來醫治

的。

柴霍甫是醫生，同時又是病人；他可以診斷外面的病，同時又可以診斷內面的病。當然他的短篇小說談到不健康的和有罪的人也就不足爲奇了。正如阿志巴綏夫的肺病使他創造現代的譚波林（Tamburlaine），當作生理活動的心理愉快，柴霍甫在他幻想的動物中也重生了他自己的痛苦和恐怖。我以爲他怕心理的損壞與生理的損壞一樣，因爲他研究瘋狂與安特列夫寫壞腦的故事進退兩難（A Dilemma）一樣的努力。

柴霍甫的六號室誰也不敢在夜深的時候看，他給了我們一張瘋人院的圖畫，如果他所描寫的是眞實的人生，那麼就可看出俄國有些地方，從哥郭里寫巡按以後，還不曾前進一步。病人們被一個畜生似的看守者鎚打得失去了知覺；他們生活在非常汚穢的地方。那兒的醫生是個十足的俄國人，他將那地方的恐怖和醜惡看得很清楚，但卻沒有能力來改革。他爲一個病人所吸引，與他談了好幾點鐘的話。他愛這個人，他的朋友們便以爲他也瘋了，他們就以幽默的謙虛和憐憫來待他，這樣做就是不瘋的人也可以被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們弄瘋的。後來他的年輕的同事請他去參觀瘋人院，考察一種奇怪的病症；他到了那兒，他自己卻被推進六號室，明白門是永遠不會開的了。他被迫睡在齷齪洞裏的牀上，正如他所視察的別的病人的情形一樣，他的夜服有一陣燒焦的魚的氣息。約過二十四小時，他就死了，但在這二十四小時內，他受盡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

死的恐怖對於極有智慧的俄國人是一種恐怖的圍攻，顯現在一切俄國的文學作品裏，——托爾斯泰的一切日記和長篇小說裏都有這種描寫——柴霍甫用各種形式來分析過。在六號室裏柴霍甫藉醫生所愛的瘋人之口，表示對於托爾斯泰自己犧牲之信條的崇敬。『大多數不知道財產或是合宜生活的人是不能了解看輕財產，看輕合宜生活，蔑視痛苦的訓條的。他們以爲蔑視痛苦意思就是蔑視他們自己的生命，那是饑餓，寒冷，損失，侮辱和哈孟雷特式的死的恐怖等等感覺所造成的。一切生活都存在這些感覺裏，生活可以被人憎恨或是倦怠，但卻不會被人蔑視。是的，我重複的說，斯多噶學派的教訓是不會有將來的；從開始的時候起，生命就是對於痛苦的敏感和對於煩惱的反應

所造成的。』

對於那些將自己犧牲和放棄只當作心的奢侈態度的人，這是極好的訟詞。

柴霍甫在短篇小說裏時常顯出他對於想像的同情，和他對於那些想要愚蠢的抑制顯現的平凡人的憎惡。他特別喜愛孩子們的幻想。他將他們顯得比他們有經驗的父母還要有無限的聰明。在短篇小貓裏孩子們聽說生了三隻小貓，不禁狂喜，不懂得他們的父親爲什麼要厭惡那些小東西，爲什麼他對於他們的福利這樣殘忍的漠視。他們知道大貓是小貓的母親；但誰是小貓的父親呢？小貓應該要有一個父親，所以孩子們就拖出一匹搖動的木馬來，將他放在母貓和三隻小貓旁邊。

在短篇家裏很細膩而又美妙的描寫父親對於他的小孩心理的創造想像和古怪念頭的困惱。父親知道他自己的訓導很不高明，但卻不像婦人那樣的溺愛。孩子正忙着用鉛筆，將形象來表示聲音，將顏色來表示字母。例如『他可以畫出樂隊的聲音，用煙一般的旋紋來表示，笛聲用一根旋轉的線來表示。』寫字母的時候，他常將L畫成黃色，M

畫成紅色，A畫成黑色。他畫一所房子，一個兵站在房子前面。父親說他透視不準確，還說兵不應該比房子高。但這孩子答道：『如果你把兵畫得太小，就看不見他的眼睛了。』

柴霍甫最愛的消遣之一就是園藝。他的喜劇櫻桃園裏也許佈景就是取之於他自己的花園，而那以前做過農奴的生意人也很像這位戲劇家自己的父親。他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懶人將菓園買了來，逐漸興旺；就是在有力的短篇黑衣僧裏也很詳細的敍到園藝。這個短篇小說使人自然而然的想起哥郭里的一篇作品來。一個人好幾次看見黑衣僧的幻象，黑衣僧從空中跑來會他，他與黑衣僧作長談，黑衣僧拿偉大的思想來鼓勵他。他的妻子和朋友們自然以爲他是瘋了，不但不讓他繼續與他所熟悉的精靈交往，反說他有病，要他喫藥。結果完全是悲劇的。他的生命被損害了，他的妻子與他分開；終於他死了。意思彷彿是他不應該不順從幻象。想像和鼓勵是人生所需要的；這就是人與死亡的動物不相同的地方。黑衣僧問他：『你以爲民衆信仰的大人物，都沒有看見過幻象麼？』

柴霍甫永遠與經驗狹隘以及平凡爭鬬。沒有幻象的地方，人就要死了。

白魯克納教授說得很好，柴霍甫在職業上是醫生，在受了上帝的恩寵之下是藝術家。他眞是一個精美的藝術家，即使他在俄國文學的位置不大，也應該是永久的。他不是最偉大的。他缺乏托爾斯泰偉大的力量，屠格涅甫無疵的完整，杜思退益夫斯基擁抱世界的慈悲和同情。但他是俄國生活忠實的解釋者，雖然他的藝術是客觀的，我們不禁感到在他作品後面有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容，我們之所以愛他，也就是爲了這一點。



作者像



在耶爾泰別墅花園中的作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